

埃及现代化进程中 妇女的政治参与问题^{*}

王 泰

内容提要 20世纪是埃及女权运动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但是，无论从中东地区横向比较，还是从埃及 50年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埃及妇女的政治参与都处于较低水平。从政治社会文化的视角透视，便可发现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有：妇女政治参与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可；妇女的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妇女受教育水平低导致妇女政治参与的缺失，等等。埃及政府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开始加以解决。妇女的政治参与一方面是现代化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将对埃及的政治民主化乃至社会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埃及 妇女 政治参与 现代化

作者简介 王泰，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教授（西安 710069）。

妇女参与政治活动被认为是衡量一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它是判断妇女地位的重要标志，且是考察整个社会文明进程的尺度。从总体看，全世界普遍存在妇女政治参与水平低的现象，妇女的政治参与受到制约。对于地处中东、也是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埃及而言，妇女早在 1956年就在法律上实现了与男性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50年过去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埃及妇女的政治参与状况并不够乐观。本文试图对当代埃及妇女的政治参与及其制约因素、妇女的政治参与对埃及现代化的意义等问题进行粗略考察和评估。

埃及妇女投身民族解放 和女权运动

历史上，埃及曾出现过不少妇女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学术生活的范例。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面对西方殖民入侵所造成的观念动荡和传统文化习俗强化所带来的束缚，埃及妇女在

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书写了世界妇女运动史上辉煌的一页。

1798年拿破仑率法军入侵埃及，埃及妇女勇敢地奔向前线，与男人并肩作战。1882年英国为占领埃及，镇压阿拉比起义，大肆进攻埃及，埃及妇女参与了保卫亚历山大城的行动。埃及著名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妇女冒着密集的炮火，给拼死抵抗的炮手运送弹药，她们高呼咒骂西摩尔及其军队的口号。艾哈迈德·阿拉比在其回忆录中述及总督伊斯梅尔的母亲将自己马车的所有马匹都捐给了

^y *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

我国学术界对埃及穆斯林妇女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较低水平，专题学术性研究少。即使是专题研究，也是宏观上从妇女问题的角度阐释，而不是专门对政治参与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著述主要有：伍庆铃著：《现代中东妇女问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静：《当代埃及妇女发展问题研究》，载《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雪绒：《埃及穆斯林妇女》，载《中国穆斯林》，1997年第3期等。

前线。

1919年3月16日，埃及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举行了大规模公开的游行示威，表达了对革命的支持。参加游行的有2000多名妇女，她们准备了提交外国侵略者的抗议信，在抗议信中签字的不乏当时埃及社会的妇女名流，如“埃及之母”萨菲耶·查鲁尔、胡达·舒拉维，以及辞职总理侯赛因·鲁世迪·帕夏的妻子等。同年3月20日，埃及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妇女游行，妇女们高举写有“抗议残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完全独立”内容的标语。有多名妇女在游行中牺牲。埃及妇女不仅进行游行示威，在随后的革命事业中，她们还参与了多种形式的革命活动，诸如给英军设置交通路障、设法割断英军补给、抵制英国商品等。妇女积极参与1919年革命，成为埃及妇女运动的转折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看法。在此期间，埃及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为组织妇女参与革命还成立了专门的妇女委员会。尽管如此，1923年埃及宪法并没有赋予埃及妇女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在此背景下，1923年3月16日，由胡达·舒拉维领导的埃及女权联合会（the Egyptian Feminist Union）宣告成立，呼吁实现妇女的政治权利，该组织就关于设定埃及妇女最低婚龄、离婚和一夫一妻制等相关个人法律问题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同年，女权联合会代表埃及出席了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妇女大会。1924年，女权联合会与华夫脱党妇女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修正选举法，给予妇女选举权。1935年，女权联合会正式提出给予妇女平等的政治权利。1938年，在女权联合会的倡导下，首届阿拉伯妇女大会在开罗举行，胡达·舒拉维作为埃及代表与会。

20世纪40年代，埃及妇女的政治运动掀起新高潮。1942年，法塔马·拉施德（Fatma Rashed）建立了埃及的女权主义政党，其党章的基础就是要求实现男女在政治和社会权利上的平等。1944年，由埃及女权委员会主席胡达·舒拉维领导的阿拉伯女权委员会宣告成立。1945年，埃及著名女歌唱家欧梅·卡萨姆（Om Kalthoum）当选为埃及音乐家协会首届主席。1949年，多利亚·萨菲克（Dorria Shafik）领导建立了名为“尼罗河之女”（Bent El Nil）的政

治组织，要求进行法制改革，提高妇女地位，赋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该组织在1953年发展成为一个政党。1951年埃及妇女参加了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拥护政府关于废除1936年条约的决定。除此之外，她们还发起了抵制英国商品的行动，并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人民抵抗运动妇女委员会，帮助敢死队员在运河区开展抗英斗争。埃及一批妇女在抵抗运动中英勇牺牲，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在艾布·哈马德城牺牲的乌姆·萨比尔，以及在大丘地区牺牲的赛义丹·班达里。1952年3月，埃及七月革命前夕，埃及的妇女们再次为争取获得议会选举权而进行了示威。

埃及妇女参与政治的现状与特点

1952年七月革命是现代埃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埃及现代化进程向更加深入、全面的领域发展。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革命政权决定给予埃及妇女完整的社会和政治权利。1956年埃及颁布了成立共和国后的第一部宪法，其中第一条规定：年满18周岁的埃及男女公民，都有权亲自行使政治权利，就有关共和国总统及宪法规定的其他全民公决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权选举人民议会、协商议会及各级地方人民代表会的成员。1956年宪法，以及后来颁布于1971年的埃及现行宪法第四十条都规定：所有埃及公民，不论性别、出身、语言、宗教和信仰，在法律面前，在公共权利和义务面前一律平等。这在阿拉伯世界是第一部赋予妇女投票和竞选权利的宪法。

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法律规定和现实操作

参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编：《埃及》杂志，2004年。

参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编：前引文。

See Tm ona Zulficar,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women in Egypt”, <http://www.ewregypt.org/English/researches/2004/politicalrights.htm>

参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编：前引文。

See International IDEA and AN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and the Arab Network for Development), *Building Democracy in Egypt* 2005, p. 22.

之间有较大差距。从地区角度横向比较和从埃及本身 50年发展的纵向比较,埃及妇女的政治参与所体现出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水平较低,在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方面与所谓的“半边天”尚有很大距离。

首先,从地区横向比较来看,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中,埃及女性的政治参与水平较低。妇女在立法机构中所占比例是评估妇女政治参与水平的重要指标。就埃及而言,它是中东较早宣布男女平等的共和制国家(世俗化程度在中东最高),在2000年立法选举中,女性议员仅占议会总席位的2.4%,其妇女的政治参与水平显然过低,远远落后于叙利亚(女议员比例为12%)、突尼斯(11.5%)、苏丹(9.5%)、阿尔及利亚(6.2%)等共和制国家,甚至落后于摩洛哥(10.5%)、约旦(5.5%)等君主制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据《阿拉伯战略报告》(Arab Strategic Report)统计,在87个国家中,埃及妇女在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仅排在第75位。

其次,从50年来历史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埃及妇女的政治参与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1956年宪法颁布后,在1957年的选举中,仅有2名妇女当选人民议会代表,占席位总数的0.5%;2000年,也仅有11名妇女进入议会。且其中只有7名妇女是通过竞选进入议会,其他4位是由总统直接任命的。这一指数达到最高是在1979年,妇女在人民议会中所占席位比例达到9%。但如此之高的比例是由于1979年颁布的法律规定,在议会中给妇女指定30个席位。但在1986年由于宗教保守人士的反对,该法被认为违宪而被废除,从而导致以后的人民议会选举妇女政治参与的比例数字急速降低。

1990年大选,在总共2676位候选人中,妇女只有42名,占1.6%,选举结果7名妇女赢得席位,占议会总数比例不到1.6%。1995年大选,在3980名候选人中,妇女87名,约占2.1%,其中大多数妇女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没有党派提名。选举结果,只有5名妇女赢得席位,还有4个妇女席位由总统任命,占议会席位比例约为1.9%。在2000年大选中,109名妇女候选人参选,在4250名候选人中占2.56%,结果如前所述,11名妇女当选,在总共454

个议会席位中占2.4%。

在2005年埃及新一届议会选举中,受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影响,埃及政府承诺进行议会改革。埃及历史上首次开启关于埃及政治改革和政治运动的对话机制,各政党发出了使埃及妇女对政治参与的前景十分乐观的承诺。但结果是,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在其提名的444位候选人中妇女只占6名;共有22个政党和组织组成的反对派联盟,在其222个提名的候选人中妇女只占7名。此外共有111名妇女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竞选。最令人失望的是,只有4名妇女获得议会席位,加上总统直接任命的4位,共8位妇女获得席位,占议会席位比例较2000年不升反降,只有1.6%。妇女再次成为选举的工具和点缀。

以上是我们对埃及妇女参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议会的统计和分析。即便是对于埃及协商议会和地方议会而言,妇女的政治参与水平也并不乐观。1981年协商议会初设,共设264个席位,只有7名妇女代表;1992年达到12名,1995年为15名。平均代表比例没有超过5.6%。在最近两届议会中的妇女比例分别达5.7%(1996年)和7.5%(2002年),然而这种比例的实现是总统根据宪法授权的任命。地方议会被认为是埃及妇女发挥政治作用的重要阵地,有关妇女切身利益的问题都是在地方议会解决,妇女参与地方议会选举也可以为进一步参与人民议会选举做准备。1979年,实行比例配额时,在全国地方议会中,妇女比例曾超过10%,但是比例配额制在1986年废除后,1992年和1997年的地方议会选举妇女比例就降为1.2%,2002年则继续降为1%。与同期突尼斯地方议会选举妇女比例达到21.6%的水平相比,差距甚大。且这些地方议会的妇女当选者绝大多数都

See “Promo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Egypt”,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7.php?CID=283>

See “Invitation to Conference Analyzing the 2005 Egypt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Wednesday January 25, 2006. <http://www.eowegypt.org/English/News/2006/invitation.htm>

International IDEA and AN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and the Arab Network for Development), op. cit., p. 23.

参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编:前引文。

Tmona Zulficar, op. cit.

隶属于民族民主党，凸显了埃及妇女政治参与总体水平低和不平衡的特点。

影响妇女政治参与的政治、社会文化因素

在客观上，从某种程度看，从 1798 年拿破仑率法军入侵埃及开始，埃及现代化的进程就拉开了帷幕，埃及是中东地区现代化的先行者。但是，为何埃及在妇女政治参与方面甚至会落后于其他一些中东现代化的后来者？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妇女在经济参与方面（即经济因素）的制约外，缺乏全面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影响埃及妇女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宏观制约因素。

首先，在社会文化层面，埃及社会对妇女政治参与的大众认可存在严重的缺失。就一般的社会变迁理论而言，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涉及社会在器物、制度、文化等诸层面的变革和适应。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表明，文化层面的变革往往是最困难、最缓慢的，其原因就在于它深深地植根于大众的、久已形成的那些传统和习俗之中，它不会轻易地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对于埃及和广大的阿拉伯国家而言，这一文化上的难题集中表现在妇女、民主等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传统的社会习俗、伊斯兰教某些对妇女从政的消极看法在许多地方依然顽固地存在，都极大地影响了穆斯林妇女对政治的参与。例如，在埃及的居民家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居民家庭，很多父母不给女孩子登记户口。而男孩子都登记了户口，因为他们认为女孩子的生活主要就是围绕着家庭事务，男孩子为了上学、当兵、工作需要登记。其结果就是使这部分未给登记的女子丧失了政治参与的机会。因此，促进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妇女的权利，打破社会对妇女各种传统的禁忌和樊篱，促使最基层的妇女参与政治，以及努力宣传社会平等就愈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其次，妇女的政治参与途径不畅和政治参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恶化。由于埃及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高度集权化导致社会群体政治参与度整体不高，妇女政治参与度自然更低。50 年来，

出席公众场所的妇女人数增长缓慢，对于妇女活动的制度性支持依然很低。例如，参与政党被认为是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形式之一，获得政党提名进而参加选举是妇女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也是重要途径，它反映了高度的政治意识和直接影响公共生活的意愿。但埃及政党政治本身就不够活跃，各党派长期以来被排斥在国家政治进程之外，在公共民众生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埃及各党派大多拒绝提名妇女，也不愿意培训妇女干部推动妇女们参与选举，因此事实获得提名的妇女远远少于被期望的人数。如果有妇女的话，也只是某种象征而已。例如作为埃及政坛最老资格之一的华夫脱党，其妇女党员比例不超过 2.3%，最高委员会中有 3 名妇女，党属各个委员会的妇女成员比例不超过 10%。

再次，妇女缺乏选举经验，缺乏对选票重要性的认识，也是影响妇女政治参与扩大的因素。埃及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国家妇女委员会成立的妇女政治培训中心，被认为是增强妇女政治能力与技巧，鼓励妇女参与政治选举与被选举活动的核心力量。该中心结合联合国的发展规划，通过实施全面的教学计划，向妇女讲授政治工作，包括选举运动以及民众接触，旨在造就一批有能力参与各级立法选举和地方政府选举的妇女干部。培训中心还与文化宫总署合作举办各省的政治论坛，在妇女中传播与宣扬政治参与理念。

最后，妇女受教育程度低，缺少政治参与最基本的法律条件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经过 50 余年现代化的发展，埃及的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它并不能掩盖埃及妇女仍高于 53% 的文盲率（2003 年）。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妇女参政水平降低。据由穆巴拉克总统夫人苏珊·穆巴拉克支持建立的妇女发展和进步协会

See International IDEA and AN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and the Arab Network for Development), op. cit., p. 21.

See Dr. Ahmed Abdel Halim, "Suppor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gypt", CPE, February 22, 2005, p. 2.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编：前引文。

International IDEA and AN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and the Arab Network for Development), op. cit., p. 28.

(ADEW) 调查, 在埃及仅那些操持家务的单身母亲中就有 70% 以上的人没有法律证明。这样, 这些妇女就无法为其子女注册学校, 也得不到社会保障和正常的工作, 更无法在法院进行起诉, 重要的是她们没有选民登记卡。由于无法律证明, 她们实际上并不“存在”, 无任何权利, 自然被剥夺了所有的权益。在埃及获得法律证明的手续和过程冗长而繁琐, 还要很高的费用。对于那些贫困的、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妇女有极大的困难。据统计, 1990年埃及登记在册的女性选民不超过 300万人, 仅占登记选民的 18.3%, 略高于当年达到选举年龄妇女总数的 20%。

以妇女发展和进步协会为代表的一些妇女组织认识到, 妇女法律证明的问题是影响妇女参政的重要因素, 因此直接进行干预和提供援助。通过使有关妇女得到出生证明、身份证, 以及其他法律证明, 并登记在案来使她们享有合法地位。这些妇女组织在提高妇女法律意识的同时, 也在改变着决策者的意识。在过去的几年间, 该协会帮助 1.8万名妇女拿到身份证、9 000名妇女拿到出生证、7 000多名妇女拿到选民登记卡, 在促进妇女的政治参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 论

埃及社会流行这样一句话, “用一只手晃动摇篮的人, 也能用另一只手改变整个世界”。此话充分显示了妇女在人类追求变革过程中的能力、地位和建设性作用。埃及妇女政治参与对于埃及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一方面, 妇女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是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考虑妇女地位(政治地位)的社会会是一个现代社会; 反过来讲, 只有当妇女充分地享有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各种权利、其地位和身份得到全社会的充分尊重和认可时, 这样的社会和国家才是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这就要求国家必须加快现代化建设, 进一步推进与妇女有关的经济参与、教育、医疗卫生, 改变传统的习俗观念, 为埃及

妇女获得更大的公共生活与政治参与空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从这一角度讲, 以埃及为代表的中东国家、甚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依然任重道远。令人欣喜的是, 穆巴拉克总统执政以来, 特别是冷战结束和进入新千年以来, 妇女的政治参与问题正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现在埃及妇女已经更多地担当起高级职务。这项比例在 1988 年不到 7%, 而 2000 年已上升到 23%。2002年在外交部工作的妇女中有 37位大使、17位公使、23位参赞。2003年, 穆巴拉克总统还任命了埃及历史上第一位女法官。

另一方面, 社会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与妇女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密不可分。最近十余年, 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逐步启动, 而妇女的政治参与既是埃及民主化的标志, 也是它的动力。没有妇女的政治参与, 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改革。因为妇女的缺席, 就意味着妇女被剥夺了表达意见、决策时意见被采纳的政治权利和自然权利。相反, 妇女参与的程度越高, 民主的程度就越高。随着埃及妇女运动的不断推进, 有组织的妇女运动开始面向全社会。正如埃及国家妇女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接受有关采访时所说, “如果她能够在家庭环境中强调自己的个性, 就会给子女创造一种民主氛围; 她在承担教育子女的任务时, 在质与量方面就会在孩子的心灵中播下民主的种子。如果她能够参与村庄、小城市周边或大城市中的各种组织和协会, 就能够肯定权利平等的含义和公民性的本质, 拒绝独断专行”。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安春英)

<http://www.wpherald.com/print.php?StoryID=20050118-042807-2625r>

毕健康著:《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31页。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编: 前引文。

See International IDEA and AN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and the Arab Network for Development), op. cit., p. 27.